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快士傳

第一卷 富家翁百計磨豪傑 空門衲一飯結英雄

詩曰：夜雨滴殘俄見月，秋蟲吟罷忽聞雷。
快人相遇窮愁裡，絕處逢生笑臉開。

說平話的，要使聽者快心。雖云平話，卻是平常不得。若說佳人才子，已成套語；若說神仙鬼怪，亦屬虛談。其他說道學太腐，說富貴太俗，說勳戚將帥、宮掖宦官、江河市井、巨寇神偷、青樓寺院，又不免太雜。今只說一個快人，幹幾件快事。其人未始非才子，未嘗不道學，未嘗不富貴，所遇未嘗無佳人，又未嘗無神仙鬼怪、勳戚將帥、宮掖宦官、江河市井、巨寇神偷、青樓寺院，紛然並出于其間，卻偏能大快人意，與別平話不同。你道如何是快人？如何是快事？人生世上，莫快于恩怨分明，又莫快于財色不染。有恩不報，誠為負恩；有怨不報，亦為負怨，故恩當明，怨亦當明。使酒尚氣，不失為英雄；貪財好色，便不成豪傑。故酒與氣不必論，財與色決當輕。然報恩報怨，各有兩樣報法；輕財輕色，亦有兩樣輕法。大恩大報，小恩小報，彼如此來，我如此答，是以恰如所施為報。投者木瓜，報者瓊瑤；一飯之惠，酬以千金；綈袍之贈，赦其死罪，是以過于所施為報。怨之大者，不共日月；怨之小者，不忘晝夜。是以必報為報。大怨不忘，小怨可恕。苟非父兄之仇，不過是我窮困時奚落我、凌辱我的。我一旦得志，狹路相逢，特加寬宥，羞之愧之，勝于打之罵之，是以不報為報。賦性狷介，守己潔身，卻賄賂，辭婚姻，如楊震不受暮夜之金，封陟不納花前之約。這樣輕財色，是以不近財色為輕。救人之貧，恤人之寡，有金可揮，有愛可割，如陶朱公之致千金，皆散之親戚之貧者；虬髯客將家資奴僕，吐手付與李靖；越公不追紅拂，令公不問紅綃，這樣輕財色，是以善用財色為輕。分而言之，報如其所施，與那必報為報的，是血性丈夫。報過于所施，與那不報為報的，是大度長者；不近財色的，是清高介士；善用財色的，是慷慨達人。合而言之，無血性做不出大度，不清高做不出慷慨。如何無血性做不出大度？大凡報恩過于所施的，非是他沒輕重，他只為看得己重于人，身重于物，加厚待人，正是加厚待我，你道何等血性。至若不報小怨的人，他看得養我的，不是我知己，妒忌我的，倒是我知己；姑息我的，不是激發我志氣，倒不如窘辱我的，能使我動心忍性，足以成就英雄。不惟不以怨報怨，正當以德報怨。這豈非大度中的血性，如何？不清高做不出慷慨。人情不見可欲，與心不亂，立身財色之外，不為所染，還未足為奇。惟終日與有財有色的人周旋，他寸心不染絲毫，方是真正好漢。如關公初不卻曹操饋遺，而于臨去時封金掛印，一無所取；又如趙大郎千里送京娘，並不為自己貪他美貌，是能以不近財色為善用財色，這豈非慷慨中的清高？如此快人快事，盡道求之前代則有，求之近代則無。如今在下卻偏于近代中表出一個恩怨分明、財色不染，有血性又有大度，能清高又能慷慨的奇男子與列位聽。

話說前朝宣德年間，河南開封府城中有一書生，姓董，名聞，字聲孟。他曾祖董時榮，洪武中曾舉進士，但雖係簪纓遺胄，卻是儒素傳家。到他父親董起麟，困守青衿，家道漸落。母親郝氏，生一子一女。女名彩姑，比董聞小十歲。兄妹二人，皆為父母珍愛。那董聞生的眉宇軒昂，性情豁達，自幼個個不凡。只是有一件異相，不獨志大言大，食腸也大，飲啖兼數人之食。自十二歲時，父親替他聘下城外清溪村一個新發財主柴吳泉之女為配。誰想聯姻以後，柴家日富，董家日貧。柴吳泉是極欺貧重富的，便有賴婚之意。原來吳泉亦有一子一女，其子乃妾艾氏所生，名喚白珩，字晉問，甚是愚蠢。女兒乃正妻鍾氏所生，名喚淑姿，甚是賢慧，與董聞同庚。不意聯姻過了二年，母親鍾氏病亡，吳泉立艾氏為正室，掌管家政。當下，吳泉要把個婢子充做女兒，搪塞董家，另為淑姿擇配，卻未知淑姿意下如何。因教艾氏探問他主意，淑姿聽說，面紅顏赤低頭揮淚。艾氏探問再三，淑姿道：“爹爹既將我許配了董家，我生是董家人，死是董家鬼。豈有別配之理？”艾氏把這話述與吳泉聽了，吳家教艾氏再婉轉勸他。淑姿堅執不聽，倒把艾氏傷觸了幾句。艾氏大怒，對吳泉道：“他若聽我言，改嫁富室，我便多與他些房奩。今既不從父命，要嫁這窮鬼，是他命裡該窮。我一些房奩也沒有，由他到董家受苦去！”自此，淑姿失愛于父母。吳泉與艾氏只將兒子白珩愛如珍寶。正是：

只為炎涼一念異，致將兒女兩般看。

這邊董起麟不知其故，還道兒子有個殷富的丈人，可以倚傍得他。因手中乏鈔，要把住身的房子賣了，遷到清溪村，倚傍著柴家，另買小屋居住。餘下些房價來用度。特托個幫閑路小五尋覓售主。那路小五是慣會販賣假古董的，原是個極不正路的人。因他頭上生幾個癩瘡，人都叫他做路癩頭。當初本係董家的門客，只因董家與柴氏聯姻，牽引他到柴家走動。他正有心要奉承柴吳泉，恰值起麟托他賣房。他故意尋幾個買主，淪落了價銀，然後讓吳泉用賤價買這屋。起麟一來急于求售，二來親家面上不好計論。原價五百兩，只賣得三百金。將百金買了清溪村一所小屋住下，剩二百金還了些舊欠的柴銀米銀，及遷居匠工木石之費，所餘已無幾。況坐吃山空，不上兩年，把餘下的銀子用得乾乾淨淨了。柴吳泉自買了董家房屋，就在城中開起典鋪，托人管守，做個別業。自己往來其間，算帳收利，家事倍長。此時董家既與柴家鄰近，凡家中沒柴少米的光景，都被吳泉看破。吳泉一發懊悔聯姻，心中正自不樂。起麟卻不達時務，自念兒子無力讀書，聞吳泉家中延師教子，便要將董聞附去就學。吳泉那裡肯應承。虧得那所延之師，就是吳泉的族兄，叫做柴朝霞。雖是個告衣巾的老秀才，卻也胸中飽學，為人忠厚。因勸吳泉道：“女婿是骨肉至親，怎好卻他？我不要你增束脩便了，你何爭他一個吃口？”吳泉減不過公論，只得勉強允了。董聞擇了吉日到柴家來，先拜了丈人，然後拜了先生，並與舅子白珩相見了。是年董聞夫妻已皆十六歲，白珩雖是庶出，倒長淑姿三年，呼董聞為妹夫。兩個同學讀書，董聞食腸大，飲啖兼人，吳泉性最鄙吝，見女婿這般食量，愈加厭惡。白珩也把他十分嘲笑。看官聽說，大凡人不可窮，窮人最是受苦。假如食腸細，飲啖少，富貴人如此，盡道是君子略嘗滋味，生成這般貴相；窮人如此，便道他命中沒有食祿，生成這般寒相。若食腸大，飲啖多，富貴人如此，盡道是龍餐虎啖，是貴人相；福厚祿也厚，天生與他吃的；窮人如此，便道豬身狗肚，是個賤相。如此吃法，那得不窮？一般的相，兩樣評品，只為人分窮富，遂使相公貴賤。董聞不合做了窮人，左難右難。在丈人舅子面前，放量吃時，便笑他道：“好像餓了幾年的！你在家中幾時不曾吃飯了？”及至不敢放量，少吃了些，又道：“你休客氣！在家裡便忍餓，在這裡不消忍餓。”董聞只為飲食上，也不知受了多少奚落。有詩為證：

龍游淺水遭蝦戲，鳳落荒林被鳥欺。
杰士方嘗貧困日，無窮血淚有誰知。

常言道：“貧者，士之常。”以貧見笑，猶是可耐。更有一件難耐處。那柴白珩本是做不出文字的，先生見他滿紙放屁，恐主人嗔怪，只得替他通篇改換。董聞是做得出好文章的，偶有一二不到處，先生不肯替他改，要他自改。常對他說道：“你處了這般境界，正當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我若替你改了，恐你恃了我改，下次不肯用心。”此原是先生的好意，那知吳泉把兒子的假文去請教別人，都道：“令郎學業大進。”及把女婿的真筆來比較，都道：“不如令郎的好。”又有一些阿諛奉承的，故意把董聞的文字貶駁幾句，吳泉便信兒子是大器，將來取青紫如拾芥；料女婿是終身沒用的，把他加倍侮慢。董聞那裡受得這般氣！熬過了一年，只得辭別而歸。你道家中薪水尚難，安得有讀書之本？此時董聞已是十七歲了，起麟與郝氏計議，要替兒子畢姻。只道柴家田地甚多，定然有些妝奩田分授女兒，那時薪水稍給，孩兒便可安意讀書。誰知吳泉不喜歡女婿，連女兒也怪了。到出嫁之時，奩具甚

薄，妝奩田分毫沒有。正是：

女婿望周急，丈人只繼富。
錦上花肯添，雪中炭莫助。

董聞見吳泉如此待他，想道：“丈人只料我終身無用，故這般相待。我若進得一步，自然另眼相看了。”畢姻未幾，正值學道行牌府縣，考校生童。董聞欣然應考。且喜縣案已得高標，爭奈府取甚難。宗師限數少，荐書之數，反多于正額。有荐的尚恐遺落，況沒荐的？董聞單靠著兩篇文章，沒有荐書，竟不能取。及到宗師門上告考，又不肯收。等閑把一場道試錯過了。正是：

漫誇文字錦中錦，終落科名山外山。

那柴白珩卻因府縣俱確荐，得與道試。吳泉只道兒子文字高，可以真才入學，不肯替他營謀。白珩瞞著父親，私去謀幹，央一個光棍秀才杜龍文，尋了個確門路，又自料筆下來不得，要弄個傳遞法兒，都是杜龍文一力包攬，做得停當。案發時，白珩儼然入泮，吳泉益信兒子高才，女婿沒用。董聞相形之下，無顏到柴家來。卻無奈送學之日，恰值吳泉五十壽誕，賀客滿堂，董聞只得也備些薄禮，到門賀壽。時當十月下旬，天氣驟冷。董聞衣服單薄，面上頗有寒色。吳泉見他這般光景，不要他在堂前陪客，教他到後房去，胡亂與他些酒食吃了，打發他從後門而出。又遣人到董家分付淑姿道：“你若沒衣服穿著，不回來也罷，休要在眾親戚面前削我面皮。”淑姿聞言，吞聲飲泣。董聞勸道：“娘子休煩惱。只為我時乖運蹇，連累著你。少不得有日揚眉吐氣，苦盡甘來。目下且挺著脊樑耐將去。”正是：

強將慷慨他年事，勉爾支吾此日愁。

這邊董聞夫婦淒涼相對，那邊吳泉家裡張樂設宴，連日熱鬧。殊不知鐘在寺裡，聲在外頭，人都曉得白珩胸中不濟，一向原有個綽號：把珩字去了些筆畫，叫他做柴白丁。又因吳泉面孔生得黑，叫他做柴黑子。正是：

恰好黑子，並著白丁。
干支顏色，配合天成。

白丁做了秀才，那個不知是買來的？清溪村中有輕薄少年，便編成幾句笑話嘲他道：

乞兒牽著獼猴，獼猴不善跳躑。人道獼猴沒用，乞兒有話告述：“這是新取的孫（生）猿（員），剛才用價買得。雖然街市招搖，本事一些未習。”

人告秀才窩盜，贓物兩件是實。卻是一領藍衫，和著一部書籍。秀才大叫冤枉，開口辨明心跡：“藍衫是我買的，書籍從未目擊。”

白丁做了秀才，也學置買書籍。書籍載在船中，忽然船漏水入。慌忙搬書上岸，其書奇怪之極。雖然浸（進）了一浸（進），原來一字不濕（識）。

這幾句笑話，傳遍了村坊。白珩聞知，疑是董聞捏造，十分忿怒。過了幾日，那杜龍文為索謝不敷，心恨白珩，竟在學師面前說出他傳遞之弊。學師正因贄禮送少了，心中不樂，聞知這話，便喚白珩來，出題面試。白珩那裡做得出？一時出盡了醜。學師聲言要申文學道，黜退前程。白珩著了急，只得又央杜龍文從中打點，費了好些鈔，才得沒事。事完之後，學役輩對白珩說道：“此非干我們老爺之故，有怪你的來放了風，以至如此。”白珩一發猜是董家父子所為，愈加惱恨，要算計奈何董聞，遂與路小五商量出一條惡計來。

常言：“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。”一日董起麟拿起件小東西往米鋪上抵米去了，董聞獨坐在家納悶，忽見路小五來探望。董聞與他敘坐了，笑問道：“你一向只在熱鬧處走，今日甚風吹到這裡？”路小五道：“說那裡話？我是你家舊相識。近見令岳這般待你，我心中甚是不平。”董聞歎氣道：“只為我不能進學，故見棄于丈人。”路小五道：“那在于進學不進學？只要你有銀子做本錢，營運得幾貫浮財到手，令岳便不是這般相待了。”董聞道：“我讀書人，那曉得營運？就要營運，那裡討本錢？”路小五沉吟了一回，說道：“你若真個要本錢時，包在我身上，有處去借。”董聞道：“何處去借？”路小五道：“城中有個新遷來的列公子，叫做列天緯。本是廣州人，近日移住此間。他父親列應星雖是異路功名，倒也掙得家資巨萬。現今公子專一放債取利，不拘甚人，只要有保人保了，他便肯借。我曾在他門下走動，頗為廝熟，今就替你做個保人何如？”董聞道：“放債的必要重利，只怕借債不難還債難。”路小五道：“他家止是二分起息。借得銀來，你若不會營運，我替你塌貨，包你有五分錢。”董聞道：“多承美意。容與家父商量奉復。”路小五作別去了。董聞等父親回來，把上項話說知，大家商量了一回，起麟道：“學者以治生為急。目下當一件，吃一件，苦無活計。若路小五包得五分錢，還了列家利銀之外，落下三分來過用，可知好哩。況托人營運，更不礙你讀書工夫。”當晚計議已定，次日起麟同著董聞到路小五家，要央他同往列家去借債。路小五道：“賢喬梓不須都去。只小大官同我去便了。借契也是小大官出名罷。”起麟道：“我父子總是一般的，就是小兒出名去借也罷，只是借許多好？”路小五道：“本多利多。借得二百兩便好，少也不濟事。”董聞便依他說，寫了二百兩一張借契。路小五先別過了起麟，袖著借契，領了董聞，同到列家來。董聞見那列家門首開著典鋪，十分熱鬧。裡面廳堂高聳，果是豪家氣象。路小五先自入去，教董聞在前廳少等。董聞等了多時，只見路小五同著一個青衣管家出來。那管家看著董聞拱拱手，回頭問路小五道：“這就是借銀的主顧嗎？”路小五道：“正是！”因指著那管家對董聞道：“這位是錢大叔。凡列大爺放銀收銀，都是他掌管。適才所言，蒙他相信，慨然應允。借契兒他已收下了。如今可同到內邊廂房裡去，當面兌銀子。”當下三人便一齊到後廳廂房裡，架起秤碼。管家取出銀子來，估定銀色是九七，兌准一百九十兩。管家道：“我家放銀的規矩，每百兩要除五兩使用。銀色是足九七，明日還時，須要實平實色。”正說話間，又有人來催他去算帳，管家便對董聞道：“銀子請收明，在下事忙，不及相送。”說罷走入裡面去了。路小五把銀子一封封包好，共十九封。董聞道：“卻是怎地拿法好？”路小五道：“我有道理。”便去腰間解下個小搭膊，把銀子都裝在內，縛好了，遞與董聞拿著。因對董聞道：“別的借債，不但管家每百兩要除五兩，保人也要除五兩。我今卻不除你的。”董聞道：“既是規矩該除，可除了去。”路小五道：“我與賢喬梓何等相契，那有要除之理。”董聞再三稱謝。兩個一同出門行走，董聞道：“左右這銀子要煩你代我營運，何不竟是你收去？”路小五道：“使不得！我雖代勞，將來置貨脫貨，銀子出入，仍要賢喬梓親自經手，我斷不敢私自作主。你今拿這銀子回去，等我打聽有甚該置的貨，當來相聞也。”董聞道：“如此最好。”兩個走到分路之處，路小五道：“我今日還有些小事，不及陪你到家。明日來會罷。”臨別，又低聲囑咐道：“宅上牆卑室淺，銀子不可露人眼目，須收藏好了。”董聞道：“我夜間把來藏放枕邊，料也沒事。”路小五點頭道：“這卻好！”言訖，作別而去。

董聞回家，將銀子與父親看看。父子兩個計議：只把一百八十兩去盤利，扣除十兩還些欠帳，贖些零碎當頭，還要買些福物賽

神；請路小五吃杯酒。計議已定，是夜董聞真個把銀子做一堆兒放在枕邊。睡到三更時分，只聽得屋上颯颯有聲。董聞喚醒妻子問道：“你聽是什麼響？”淑姿道：“想是貓兒走響。”說罷，睡著去了。董聞心中猜疑，卻睡不著。少頃，又聞牀頂上颯颯的響，因又推醒妻子問道：“你聽牀頂上什麼響？”淑姿未及回言，只聽得牀頂上老鼠叫，淑姿便道：“兩日老鼠甚是作怪，我的鏡匣也咬壞了。”說罷又睡去了。董聞只是心疑，在牀上翻來覆去，不住的咳嗽。忽又聽得近窗的書櫥上作響，好像老鼠咬櫥板的聲。董聞拍著牀欄吶喝，老鼠全然不怕，越咬得響了。董聞耐不住，披衣下牀，從黑暗裡步到櫥邊，把櫥四面摸到，並不見鼠咬之痕。想道：“莫非老鼠關在櫥裡，在裡面咬麼？”再把櫥門開了，伸手摸那裡面，又不見有咬傷之處。自言自語道：“卻又作怪，不知適才老鼠在那裡響？”一頭說，一頭閉上櫥門，轉身回至牀上，順手摸到枕邊。阿呀！那累累之物，卻已不見了。董聞吃了一驚，忙問妻子道：“枕邊的東西，可是你拿過了？”淑姿在夢中驚醒道：“我不曾拿。”董聞連聲叫苦道：“不好了！銀子失去了！”忙去摸那房門，卻又緊緊閉著。再去摸那窗鈕，也都緊緊絆著。再遍摸四邊壁上，又沒有壁洞。董聞叫道：“門不開，戶不開，這銀子從何而去？”淑姿聽說沒了銀子，便在牀上嗚嗚咽咽哭將起來。起麟與郝氏聽得兒子房中啼哭喧嚷，疑是夫妻反目，一齊起來，走到房門首來問，方知為失銀之故。起麟跌足道：“這那裡說起？今夜天昏地暗，星月無光，家裡又沒火種，此時何處去追賊？”郝氏道：“既是門戶不開，只怕這賊還未出門。我們如今大家守著門戶，等到天明，看是如何。”那時已是四更天氣，大家亂了一回，看看東方發白，只見牀頂上一片光亮。董聞定睛看時，屋上一個大窟穴，瓦兒都被揭開，椽子也拔去兩根了。原來這賊先知董聞的銀子在枕邊，故從屋上而下，伏于牀頂，聽得董聞不曾睡著，卻到櫥邊假作鼠咬之聲，哄得董聞下牀，即便盜了枕邊銀子，上屋去了。正是：

神妙妙手，伎倆通仙。受一枝梅的要訣，得吾來也的真傳。似蛋和尚的彈子，梁間下地；如孫行者的筋斗，頂上昇天。做佛張丞相府中掛玉帶的刺客，依稀田節度牀頭竊金盒的嫵媚。若非孟嘗門下狗盜，定是梁山泊裡時遷。

當下董聞舉家驚得木呆，商量要叫捕人去追趕。起麟道：“若要捕人捉賊，先須與他酒錢、路費，這卻一時無措。莫如你與路小五同去對你丈人說，求他暫應此項費用，待追得賊來，一一算還他便了。”董聞依命，走到路小五家中，告知其故。路小五失驚道：“這怎麼處？如今沒奈何，只得同你到令岳處求他去。”二個一齊奔到柴家，卻見白珩立在門首問道：“你們為何來的恁地慌張？”路小五訴說董聞失銀之事，白珩笑道：“莫非我妹丈把銀子別用了？這賊偷恐是假的。”董聞見他說得可笑，也不與他辯，一逕進去見了吳泉。路小五把上項事細細陳訴，吳泉才聽畢便變了臉，指著董聞對路小五道：“你也多事！量這畜生可是掌財的？如何替他作伙借債？今這銀子既失去，知道追得來追不來？卻要我替他出捕賊使費。一身做事一身當，由他自去算計，我不管！”說罷，竟自踱進去了。董聞見這般光景，只得含著眼淚，同路小五走出門來。路小五道：“依我愚見，不若待我去告知列公子。此銀原是列家的，即求他捕賊追贓，卻不是好？”董聞此時慌得沒些主意，點頭道：“也說得是！”路小五便取路往列家去了。

董聞回到家，把丈人的話告知父親。正是相對歎歎，只聽得門前一片聲喧鬧。董聞趨出看時，見路小五同著幾個青衣人，說是列家使者，搶將入來。內中一人把董聞劈胸揪住，說道：“你好大膽！才借了我家銀子去，過得一夜，就說賊偷了。你敢要賴債麼？拿你去見我家大爺。”路小五上前勸住道：“不要囉唆，有話好好說。”因對董聞道：“我方才去求列公子，不想倒惹了他的怨，連我也一場沒體面。如今遣幾個管家來討銀子，卻是怎處？”一個管家便接口道：“沒甚難處！他丈人富在那裡，只教他丈人來擔當了就是。”又一個道：“我們扭了他去，他丈人自然來收拾。”起麟聽得外面囉唆，走出來說道：“煩列位大叔回復公子，十日內必來停當。”眾人都道：“我們奉王命到此，茶也不見面，白白的要我們去回話，好不曉事！十日之限，斷然等不得。”起麟道：“十日等不得，就是五日罷。”眾人只是不肯。路小五對眾人道：“董家本該留列位吃三杯，只是一時不便。我不合做了保人，待我同列位到肆中一坐何如？”眾人道：“既如此，限他三日回話。若三日沒回音，第四日來時，休怪囉唆。”說罷，自同路小五吃酒去了。正是：

方駭神偷能鼠竊，又見狂奴假虎威。

董聞氣得面如土色。起麟道：“且休煩惱！我前日賣與柴親家的房屋，尚餘二百金原價在上。今可央路小五去對他說，要他向列家擔當一句。我一向不曾加絕，料也無得而辭。你一面往親戚故舊人家求他相助。那些親友，昔年多曾受過我家恩惠的，今日求他必不見拒。”董聞依著父命，是日先在附近幾個親友處走了一遍，竟沒一個肯相助的。次日清晨，起麟自往路小五家，央他到柴家去。董聞自往城中親友處求助。誰知這些親友，也是沒一個肯應承。董聞空自奔走這一番。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冷暖世情一律，高低人面相侔。盛時胡哄敗時休，說甚親如舊友。開口告人非易，可憐有急誰周？望門求援足頻投，幾度惟垂空袖。

董聞歎息而歸，見了父親，說道：“親友處竟無可挪移。未知我丈人處所云如何？”起麟歎口氣道：“不要說起！方才路小五來，述你丈人之言甚不中聽。他說：‘這房屋我已費過若干修理，即使加絕，所餘無幾。列公子處債負，我若擔當一句，這兩百兩銀子，便都在我身上了。如何使得？況我當初請先生在家，我出了修繕，女婿來趁現成，又且食量兼人，吃了我一年，賽過兩年、三年。我不與他算帳罷了，他怎倒要與我算房價？’你道柴吳泉這般說話可不好笑麼？”董聞聽罷，氣得兩淚交流，對父親道：“翁婿至戚，且有房價加絕，冷暖如此，何況別的親友沒帳頭的？要他相助，一發不能勾了。”因追悔前日輕聽路小五之言，無端借這一宗狠債。若不欠債，雖窮還是乾淨窮，如今卻窮得不乾淨了。正是：

貸銀指望為活計，借債那知是禍根。
守拙若能安薄命，追呼安得到塞門。

董家父子相對愁歎，罔知所措。看看到第三日，列家限期將滿，好不著急。忽然想起鄰村一個親戚，是平日最相好的，家頗殷富，何不去求他？當下董聞起個清早，趕到那邊。誰想這親戚已不知遷往那裡去了。董聞又訪了空，只得奔回舊路。他因連日不茶不飯，是日又空心走了許多路，腹中饑餓異常。日已晌午，算到家中還有十四五里田地，怎生挨得到？正沒奈何，只見路傍有個草庵，庵門開著，門額上大書“大力庵”三字。董聞想道：“我且進去，權學古人投齋之事，少救饑腸。”便走進庵中。見一個胖和尚，赤著身子，在日頭裡捉蟲。董聞叫聲：“老師父！失路之人求賜一齋，未知肯否？”那和尚抬頭把董生一看，見他像個讀書人，不敢怠慢，便道：“我庵中飯食原係十方所賜，豈有投齋不肯之理？”一頭說，一頭披上衲衣，引董聞到庵堂裡坐下，說道：“我們正待用午飯。”便叫道人取過飯來，與董聞同吃。那和尚才吃一碗未完，董聞已吃過五六碗，把和尚驚得呆了。頃刻間，桌上飯已告竭。和尚道：“官人飽也未？”董聞道：“若要飽時，再吃些便好。只恐庵中未便，不敢請益了。”和尚笑道：“不飽如何就住？”便叫道人把鍋中飯都取將來。那道人喃喃的道：“從不見這般會吃飯的，將我們的晚飯都要吃去了。”和尚把道人瞅了一眼，道：“有心請這位官人，須得他吃飽才好，你休胡講。”董聞也不謙讓，一霎時又吃了個傾盡，方才住手。對和尚稱謝道：“難得師傅這般慷慨。”和尚問了董聞姓名，說道：“官人飲食有兼人之量，必有兼人之才、兼人之福。小僧看你氣宇，定是非常之人。”董聞道：“乞將法號示下。他日倘有寸進，不敢忘報。”和尚笑道：“當時漂母說得好：哀王孫而進食，豈望報乎？小僧俗姓沙，法名有恒。不瞞官人說，其實是掛名出家的，並不靠著唸經、拜懺、抄化、募緣，只愛使些槍棒，習些弓馬。有那些學武藝的要我指教，因得他們

送些錢米來過用。我又自制些內傷膏藥來發賣度日，與別的和尚不同。”董聞道：“原來如此！怪道師父略不涉和尚們的套。從來和尚們的東西，是極難吃的。只飲了他一杯茶，便要托出緣簿來求寫，何況飲食？那有師父這般大雅。”和尚指著壁上貼的一張字兒說道：“你看古人意氣相期，千金不難為贈。量一飯何足道哉？”董聞起身看那壁上貼的，原來是一首五言絕句的唐詩，道是：

故人五陵去，寶劍值千金。
分手脫相贈，平生一片心。

董聞看罷，正自咨嗟，只見和尚分付道人：“再把米去做飯。”因對董聞道：“小僧要往前村去買些藥料，不及奉陪，官人且請少坐。”董聞道：“多謝厚意！在下就要告別了。”和尚道：“若尊府尚遠，今日回家不得，就在小庵草榻也不妨。”說罷，出庵去了。董聞想道：“難得此僧這般好意。我因食量兼人，至親也把我厭惡。他萍水相逢，倒留我一飽，勝似親戚。且不但留飯，又肯留宿，十分難得。他說古人意氣相期，千金不惜。我如今飯便吃了，銀子卻那裡去討？今晚空手回去，明日列家人來，定然受辱。如何是好？”又想到：“承這和尚留我過宿，又怕躲在此，到底躲不過，反累父親在家受氣。”左思右想，無計可施。偶見案頭有筆硯，因磨墨染筆，去那壁上所貼唐詩之後，題詩四句云：

或供一飯或千金，總是平生一片心。
一飯已能逢漂母，千金若個贈淮陰。

寫罷，剛剛擲筆在案，只見一人自外而入，頭戴方巾，身穿一領醬色道袍，腳穿一雙雲履，口中叫道：“沙師父在庵麼？”裡面道人慌忙出來接應道：“師父暫出，就回來的。”那人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坐在這裡等一等。”一頭說，一頭看著董聞，意欲與他敘禮。董聞卻心中有事，不去睬他，竟自低了頭走出庵去。到得庵門外，踱去踱來，躊躇半晌，沒計奈何，不覺又轉身再走進庵來。只見方才壁上所題詩句之後，又有數行草字，墨跡未乾。董聞近前看時，原來也是一首絕句，道是：

俠性平生獨邁倫，季心劇孟是前身。
千金未始難為贈，何事男兒不識人？

董聞看罷，知是適來那人所題。便轉身看那人時，只見那人筆尚拿在手中，看著董聞，微微冷笑。董聞忙向前恭身施禮道：“在下有眼不識英雄，多有得罪。不敢動問先生高姓大名？”那人放下筆連忙答禮。只因那人說出姓名來，有分教：衲子之外，過遇一個異人；窮途之中，得免兩番災患。正不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卷分解。